

阳翰笙选集

第二卷

话剧剧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阳翰笙选集

第 二 卷

话 剧 剧 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蒋牧丛

封面设计：陈世五

阳翰笙选集·第二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4.625 插页7 字数530 千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书号：10118·616

(精装)定价：3.28 元



作者（左一）一九四八年秋在香港与夏衍、张瑞芳（右二）、
沈宁（夏衍同志的女儿）合影。

趙尋同志。

兩面人是我十多年前的事，你已修改，最近想把它收入我的剩你這集裡。

現將改正本送上，我想請你幫我看，你看後望告我，這劇本的毛病究竟大不大，還有什麼可以取之無損，假如你能抽得出時間，希望你看得越快越好。

敬禮

陽翰笙

三月廿日。

自序

这部集子共收了七部话剧。

《前夜》是我写的第一部剧作。

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又进一步侵略我华北，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依然采取不抵抗主义，竟和日本签订了卖国投降的“何梅协定”。北方的大军阀、大地主和政客们又进一步和日帝相勾结，鱼肉人民，出卖祖国。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我党当即发表了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起来与卖国贼、汉奸走狗作斗争，坚决要求抗日。《前夜》写的就是一对爱国青年与汉奸走狗作坚决斗争的故事，旨在鼓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

抗日战争初期，《前夜》首次在武汉演出。后来又在桂林、香港、沦陷了的“孤岛”——上海以及南洋一带演出。观众反应很热烈。今天看来，《前夜》这个戏是写得不够深刻

的，但是由于它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所以普遍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同时，又因为它是较早的大型抗战话剧之一，因此在抗战话剧兴起的初期，这个戏演得较多。

《李秀成之死》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写成的，但构思这个戏的时间却要早得多。蒋介石反动派在五次“围剿”时期，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主张作为根本政策，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将镇压太平天国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引狼入室的卖国贼曾国藩极力吹捧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大肆宣扬。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写作历史剧，赞扬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借以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投降政策。我搜集了大量材料，准备从太平军金田起义开始，写一组三部曲。但是日帝侵华形势紧迫，我便从我当时所搜集到的史料中选择了李秀成这个题材，突出李秀成智勇双全、坚决抗敌的斗争精神。当时因为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演出，因此对曾国藩、李鸿章勾引帝国主义进攻太平军的罪恶面目，只能从侧面来写。解放后，在修改本中，我增写了太平军在松江反击英帝国主义威胁利诱的斗争，作为全剧的第一幕，来充分揭露曾、李之流卖国投降的罪恶和歌颂太平军不畏强暴，不受利诱，坚决反帝的斗争精神。

这个戏于一九三八年春在武汉初次上演。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抗日救亡，坚决反对妥协投降，所以《李秀成之死》一上演就得到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应。这个戏在沦陷的“孤岛”上海，由于伶同志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在法租界辣斐花园演出，改名《李秀成殉国》，由吴琛导演，每天日夜两场，连续演出了七十多场，盛况不衰。足见沦陷区人民同仇敌忾的悲愤心

情。后来这个戏在重庆等许多地方相继演出。在延安也演了。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李秀成之死》却十分仇视。讲一件令人极为愤慨的事情：国民党自己的一个话剧团——“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所属的“忠诚话剧团”的一些青年，由于主张抗日，和文艺界某些进步人士有些接触，被反动派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一九三九年当他们在重庆演出《李秀成之死》的时候，他们和进步人士有了更多的接触，因而更遭到了反动派的疑忌。在他们演出了《李秀成之死》回到綦江以后，反动派竟诬以通共的罪名，将扮演李秀成的演员李英活埋，将参加演出人员二十余人投入牢狱。这些青年在狱中悲愤地高唱着《李秀成之死》最后一场太平军拒不投降，手拉手集体跳火自焚时唱的歌曲。后来这二十几个青年也被反动派枪杀了。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綦江惨案”。“忠诚话剧团”里虎口余生的青年逃来重庆，向我和陶行知等人控诉了这一血腥屠杀，引起了重庆各人民团体、爱国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大家立即纷纷提出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不得不敷衍地撤销了战干团团长桂永清、特务头子滕杰的职务。但过后不久，杀人凶手滕杰反而升了大官。“綦江惨案”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塞上风云》本是一个电影剧本。原定由上海新华电影公司拍摄的，“八·一三”日寇侵略上海，就没有拍成。后来，赵丹、陶金、叶露西、魏鹤龄、刘郁民和顾而已等同志从东战场来到武汉。他们缺少剧本，要求我在十五天内将《塞上风云》由电影剧本改为话剧剧本。《塞上风云》写的是蒙汉两族人民团结抗日，粉碎汉奸特务破坏的斗争。日本著名的“田中奏折”

中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此方针一步步侵略中国的。同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歧视、欺压各兄弟民族，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日帝利用这一民族隔阂竭力分裂满蒙与汉族之间的团结。“九·一八”日寇侵占了东三省，成立了“满洲国”。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就成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塞上风云》于一九三八年初在武汉初次演出时，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吴雪同志领导的“四川旅外剧团”先后在重庆、成都、内江、宜宾等地也演出了这个戏。他们几乎演遍了四川各地。后来他们进入解放区，又将它带到延安，成为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第一个剧目。金山、王莹还将它带到南洋一带演出。在我所写的剧本中，《塞上风云》是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后来，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应云卫等同志要求我再把它改编成电影。我在人物和情节上又作了一些增删。他们到内蒙去拍摄外景时，途经延安，受到延安文艺界的热忱接待，进行了参观访问。这些同志是第一次进入解放区的自由天地，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一九四一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为了控诉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揭露它破坏团结，准备对日寇妥协投降的罪恶阴谋，我写了《天国春秋》。当时现实的题材既不能写，我便选了这一历史题材来作为我们斗争的武器。为了使剧本能通过审查，写时颇费了一番心思，加进了爱情纠纷；后来又和国民党反动派费了一番周折，幸得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的吴茂荪同志暗中大力帮助，这个戏才得以通过上演。解放后再版这个剧本时，我就把恋爱纠纷删去了。《天国春秋》上演时，观众对这个戏

的针对性十分敏感。每当剧中人洪宣娇在觉醒后惊呼：“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观众席中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说明群众对蒋介石同室操戈的反动罪行怀着多么强烈的憎恨。

《草莽英雄》反映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这次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前奏。这是我童年时代耳闻目睹的大规模群众起义，当年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个历史题材在我脑海中孕育已久。早在抗日战争之前，我就以这个历史题材写了电影剧本，准备联华拍摄，孙瑜导演。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进行。一九四二年，继《天国春秋》之后，为了歌颂人民起义的斗争精神，我将这题材写成了《草莽英雄》。剧本写成后，得到洪深、冯乃超和文工会许多同志的热情鼓励和赞许。特别是洪深同志，怀着浓厚的兴趣准备导演这个戏，不久，周恩来同志让我到红岩去给其他同志读这个剧本。许多同志很热情，很有见解地谈了他们的看法。最后，恩来同志对剧本所写的历史背景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保路同志会运动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都先后被摇身一变的“拥护共和”的保皇党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所篡夺。四川、湖南、湖北、浙江、陕西等省的起义领袖均惨遭屠杀，这一惨痛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历史为我们证明，我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

中华剧艺社的朋友将这个剧本拿去送审。国民党反动派对之非常恐惧，下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没收原稿”。禁演禁印过去屡有发生，但没收原稿这样横蛮的处理是前所未有的。

的。王昆仑对这个剧本非常关心，托国民党中一位立法委员去询问禁演的原因。反动头子潘公展对他说：这还看不出来吗？这个戏分明是鼓动四川地方势力起来进行武装暴动，图谋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直到一九四五年秋，国共双方签定了《双十协定》后，我方争取到一些暂时的表面的自由，这个被禁锢四年之久的剧本才得到上演。由沈浮导演，项堃主演。在当时当地演四川人民的这一历史题材，气氛浓郁，表导演艺术都十分精彩。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有大大小小的两面派。他们一面表示抗日，一面又妥协投降；表面上愿意团结御外，暗地里又制造矛盾，进行磨擦。这种两面派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面派，目的是彻头彻尾地维护这种两面派的本质。但在国统区法西斯统治下我只能选取象茶场主祝茗斋这样一个两面人来体现这个主题。祝茗斋两面敷衍，两面利用，两面逢迎，两面打击，目的是妄图永远保住自己的茶山。但是当群众觉醒，他的两面派真相败露后，就完全陷于孤立，遭到了失败。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间演出这部讽刺喜剧时，由于它的现实性，《新华日报》一连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借此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两面行为。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了广西省的土改。我负责带领一个土改团到广西柳城。在柳城地委的领导下，我作为柳城区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参加领导了柳城县的土改运动。我们这个团参加了一批试点，两批土改，为时约七个月。这个土改团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其特点，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三十三位医生，十六位自然科学家，如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地

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等等，还有作家、艺术家以及妇联和文教界的一些同志，如曹孟君、胡耐秋、叶君健、冯亦代、孟超、阿老、郁风、严良堃等许多同志。绝大多数同志都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农民朝夕相处、共同斗争，对农民有了较深的了解，产生了感情。广西这场土改，斗争之尖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到达柳城的第二天，就亲耳听见农民在大会上血泪控诉吃人心、吃童肝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亲眼目睹了恶霸地主灭绝人性的物证——用药物泡制过的人心人肝，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极为震动。后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两位辅仁大学的学生竟又遭到暗藏在土改队中的恶霸地主的狗腿子的暗杀。当时如果不是凶手的手枪卡壳，吴塘等同志也会惨遭毒手。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才抓住了这个阴险凶狠的反革命家伙。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深刻地感受到阶级斗争之尖锐和复杂，从而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感情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后来写的《三人行》就是通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这一题材，力图反映我国建国初期各种不同典型的知识分子在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中思想感情的变化、发展、进步和提高。

以上这几个剧本，除了《三人行》以外，都是在解放前国统区的环境下写的。在那政治环境日益险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话剧成为我党在国统区进行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的有力武器。特别是在重庆时期，国统区的绝大多数戏剧工作者紧紧团结在我党的周围，在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掀起了戏剧运动的高潮。我的几个主要的戏剧也都是在这

个时期写的。当时政治、文化斗争非常剧烈，创作时间紧迫，同时又受到国民党严酷的审查制度的百般刁难和重重迫害，所以许多话都无法说深说透。从石缝里是很不容易长出挺拔的大树来的。从我个人来说，也许正因为这些作品是长自石缝，我倒还有些敝帚自珍，因此我也就同意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意见，将它们出版了。

作 者 1980年冬

目 次

自 序.....	1
----------	---

前 夜.....	1
----------	---

李秀成之死.....	107
------------	-----

塞上风云.....	221
-----------	-----

天国春秋.....	297
-----------	-----

草莽英雄.....	421
-----------	-----

两面人.....	555
----------	-----

三人行.....	673
----------	-----

前 夜

■ 时 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

■ 地 点

天 津

■ 季 节

夏

■ 时 间

第一幕 夜十时

第二幕 次日黄昏

第三幕 次日晚十二时

第四幕 接第三幕直至黎明

人 物

白次山 四十二岁

郑文萱 二十六岁

白青虹 二十二岁

小 萱 (不出场)

刘济成 三十岁

林建中 二十岁

张敬轩 四十岁

杨五爷 四十五岁

孙立群 二十八岁

朱竹君

李小微

王太太

青年甲、乙、丙、丁、……

仆人、茶房、流氓